

党的二十大鲜明提出“三个务必”。从西柏坡到北京,从“两个务必”到“三个务必”,生动彰显着中国共产党人在“赶考之路”上的自觉、清醒和坚定。在新年即将到来之际,我们刊发历史散文《赶考路》,与读者一起重温

光荣岁月,牢记初心使命,以昂扬奋进的精神风貌,在新年的阳光里开启新的篇章。

— 编者 —

赶考路

■李春雷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序

百年风雨路
肩扛旗帜,一步步前行
从一到二十
确立并书写着伟大的形象

红船自述

一粒产自西方的种子
像幽灵,在矛盾和痛苦中孕育
经徘徊而后升起
沿欧亚大陆北线来到东方
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落在贫瘠而伤痕累累的大地
落在正渴求新种子的肥沃的土壤

我就是这颗种子
说来话长,说来也简单
是中国的第一批觉醒者
发现了我,选择了我,我才
漂洋过海,义无反顾地,沿着一个方向
来到了,我应该到的地方

这里富有矿藏,这里曾经辉煌
但是,这里也有些封闭
以为自己天下第一
殊不知,在物换星移、日落西沉中
世界已经改变了模样

中国需要一条船
打开缺口看世界,于是我就真的
诞生在了一条船上
这是我的宿命,是我无法更改的胎记
这条船叫红船
它是我最初的模样,也是我永远的肖像

燎原

一道光划破黑暗
从弱小起步,聚集能量
城市走不通,就走向乡村
平地遇阻,就登上山岗

以星星之火燎原
在血雨腥风中成长
在中国最广阔的乡村
找到最深厚的土壤
建立起一个个可靠而又牢固的根据地
一个思想,在实践中成形
它驱走迷雾,把前进的道路照亮

靠着这个思想

征程

■杨志学

工农联盟,建立武装
靠着这个思想
子弟兵英勇杀敌,打了无数胜仗
靠着这个思想,多少次
化险为夷,把苦难化作滋养

靠着这个思想
把狂妄的侵略者打回了东洋
靠着这个思想
让曾经不可一世的蒋家王朝
一步步走向灭亡
靠着这个思想
新中国诞生,新的时间开始
新世界的乐曲在古老的东方奏响

春天的故事

物质的缺失,就用物质补偿
从乡村到城市
改革的春风,让神州再换新妆
老百姓踏上致富路,家家户户奔小康
社会主义不是贫穷
人民的政党就该
永远把人民的冷暖放在心上

巨轮

从红船出发,到巨轮飞驰
新征程的号角激越嘹亮
绿水青山成绩喜人
脱贫攻坚又打了胜仗
一带一路,越走越宽敞
中国航母十年三舰
神舟十五号,航天谱新章

地球是一家,天空和大地
爱地球,就是爱自己
人类命运共同体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大海的胸怀啊
就是涵养每一块陆地

“龙班长”

■李子怡

军营纪实

绿色营盘,铁血荣光

这次见到“龙班长”是在犬舍旁的小房子里,训导员汤延义正在熟练地给它缝合伤口。相较于去年的活跃,现在的它不声不响,安静地趴在地板上。
它的名字叫“炎龙”,是一只德国牧羊犬,因为在新疆军区某边防连服役8年,官兵都亲切地称它“龙班长”。连队所在的这片地区被称为“蚊虫王国”——由于地势低洼,芦苇丛生,到了夏天,蚊虫就会肆虐泛滥。官兵已经配发了新式的防蚊服和驱蚊液,但对军犬来说,防蚊服作用有限。去年夏天,我们来这拍摄边防连巡逻,一张照片中的“龙班长”脸上密密麻麻落满了蚊子,让很多网友动容。

“今年蚊子太多了,‘炎龙’受不了,就一直撞墙,头都给撞破了。”今年的蚊子远超过去年,哪怕犬舍周围搭上了蚊帐,无孔不入的蚊子还是会钻进去,折磨着它。看着“龙班长”难受的样子,训导员心疼不已。
训导员汤延义缝合完毕,一束阳光在他起身瞬间挤了进来。我这才注意到“龙班长”下巴上的毛发,已经花白了一大片,“龙班长”真的老了。

这两天,汤延义正在为“炎龙”改进一套防蚊服。他说,这是为“炎龙”最后一次巡逻准备的。看到汤延义娴熟的针线活,我推断他肯定已经结婚了,而且家里还有小朋友。他听了我的话,笑着说:“我才刚谈对象,还没结婚,这些都是为了照顾‘龙班长’学的。”
哪怕有了去年探访“蚊子窝”的经验,今年再次进去,我依然感觉有些发怵。走进“蚊子窝”,就像被丢进了音响里,“嗡嗡”声在耳边环绕不绝。虽说新式的军犬防护服防蚊效果提升了,但是军犬头部始终无法做到完全防护,层层叠叠的蚊群聚在军犬的鼻子附近,挥之不去。

去年参加巡逻的军犬中,除了“龙班长”,还有一只军犬饱受蚊子折磨,它就是新兵“维克”。显然,蚊子把它咬怕了。一路进“蚊子窝”,它就停下来,说什么也不再走了。

不过,这也不能怪“维克”。带队的指导员介绍,军犬第一年服役有这样的反应很正常。汤延义补充说,当时“龙班长”也是一样,第二年就好了。“龙班长”之所以受到大家的敬重,就是因为它在这样的环境下坚持了8年,是这个边防连历史上服役最久的军犬。

今年,作为“龙班长”的接班人,军犬“维克”已经有所进步,但走两步,“维克”就把头深深埋在土里。此时的“炎龙”就像一位老班长,上前给“维克”做示范,任凭蚊子在鼻尖起舞,也不吵不闹。
“李记者,你能不能帮我和‘炎龙’再拍一张照片,和去年姿势一样的。”最后一次和“炎龙”巡逻,汤延义想让“炎龙”保持站立的姿势,自己跟它合影留念。
“一二三,起!”熟悉的指令发出,“龙班长”本能地站起来。然而,它已不能像去年那样站立很久了。这招摇晃晃间,训导员抱紧了“炎龙”。这一幕被我的相机记录下来。

在“蚊子窝”中行进了快一小时,忍受高温带来的闷热、蚊子带来的烦躁,“龙班长”快要体力不支了。接近界标的时候,大家休整了一会儿。有个新兵跟我说,他最佩服“龙班长”,他不敢想象去年那样站立很久了。这招摇晃晃间,训导员抱紧了“炎龙”。这一幕被我的相机记录下来。

在“蚊子窝”中行进了快一小时,忍受高温带来的闷热、蚊子带来的烦躁,“龙班长”快要体力不支了。接近界标的时候,大家休整了一会儿。有个新兵跟我说,他最佩服“龙班长”,他不敢想象去年那样站立很久了。这招摇晃晃间,训导员抱紧了“炎龙”。这一幕被我的相机记录下来。

记忆

怀念,传递精神能量

应该说,国共和谈破裂之后的1947年,战争形势相当严峻。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军队以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发动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1947年3月,胡宗南指挥25万兵力,在100多架轰炸机的配合下,全力重点进攻党中央和我军总部机关的所在地——陕甘宁边区,而保卫延安的部队,不足3万人。

一时间,黑云压城,岌岌可危,千钧一发。

3月14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停播。

3月18日晚,中共中央机关主动撤离延安。

其后一年时间,毛泽东率领着这个被西方媒体称为“一个800多人的国家”的中共首脑机关的男女老幼,在美式装备的追击下,辗转在陕北的枣林沟、小河村、王家湾、朱官寨、神泉堡、杨家沟一带,昼伏夜出,风餐露宿。

这是我党历史上又一次危险而艰难的长征!

3月底,中共中央在枣林沟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但改名换姓,各取代号;刘少奇、朱德等,则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东渡黄河,向华北方面转移,担负中央委托之任务。随后,又决定由叶剑英、杨尚昆等率中央和军委机关大部分工作人员,暂时驻在晋西北,组成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

供给。

还有一个更隐秘的原因:西柏坡是一个普通小村庄,人员单纯,不显山露水,便于保密。
最重要的原因是地形和地势。这里位于太行山东麓,滹沱河北岸。背靠大山,面临平原,能攻能守,可进可退。若战局顺利,可东出华北大平原,占领石家庄,控制京广铁路,进而南北蔓延,直达京津和中原。如有不测,则可撤回层层叠叠的八百里太行,如虎入深山、龙归大海。

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率中央前委机关一行在陕北吴堡县川口东渡黄河。而后,大队人马经晋绥解放区,过恒山余脉,进入雁门关,抵达五台山脚下。

4月11日,毛泽东一行冒雪过五台山,经鸡鸣岩险地,终于在次日傍晚到达晋察冀军区机关所在地——阜平县城南庄。

一个多月后的5月27日,这一队人马,又悄悄地潜入西柏坡。

经过一年多的艰苦转战,随着战局好转,一种全新的生活就要开始了。

坐卧太行,东望中原,北望京都。

二

1948年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大伙房里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史称“九月会议”。

这次会议最醒目的亮点是,提出了今后的工作任务:用5年左右时间,建军500万,歼灭国民党正规军500个旅(师),从根本上推翻国民党统治。

应该说,这是一个大胆的宣传。

的确,此时全国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形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国民党军队的总兵力已由战争初期的430万人减少到365万人,被解放军分别钳制在东北、华北、西北、中原、华东五个战场上,能够进行战略机动的兵力已经寥寥无几。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由战争开始时的127万人发展到280万人,虽然在数量上仍属劣势,但在战场上的机动兵力已大大超过对方,战斗力更是大为增强。特别是解放区已经全部完成土地改革,广大农民努力发展生产,踊跃参军支前。

南京和西柏坡,一个大都市,一个小山村。

这两个在各方面都有极大差距的地方,是当时世界的焦点。

在毛泽东小院的西北角,有4间低矮的土坯房,是解放军总部兼军委作战室。

4间房子,总面积只有35平方米,里面摆放着三张桌子,一张归作战科,一张归情报科,一张归资料科。桌子上放着几部手摇电话机和军用电台,墙上挂满了军用地图和作战参谋绘图。

这,可能是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

就是在这里,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组织谋划了包括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在内的24次重大战役。

他们指挥着数百万军队,在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纵横驰骋,把

人民战争中血与火的华彩乐章演奏得行云流水、惊天动地,构成了中国战争史上了一幅气势磅礴、波澜壮阔的画卷!

三

1949年3月5日,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以一种低调、简朴、保密的形式,在西柏坡中央机关食堂召开了。

这是中共在解放战争时期召开的唯一一次中央全会。

会场中央的主席台上,没有鲜花,没有桌凳,更没有麦克风。台下的座位是一排排小板凳,大家随便坐。

毛泽东在会议第一天所作的报告中说:“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了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

二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工作在农村,兴旺在农村,面对陌生的城市,他们能适应吗?

中国严峻的国情摆在面前:国民经济总产值百分之九十是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

如何使中国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尽早变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国。这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最大的历史任务!

如何开始着手各项建设事业?

会议号召全党同志必须全力学习工业生产的技术和管理方法,学习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只有将城市的生产建设工作恢复和发展起来了,将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了,并使工人和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我们的政权才能够巩固。否则,党和人民就不能维持政权,就会站不住脚,就会失败。

会上,周恩来就财经、金融、交通、工业等方面工作发表了系统意见。

七届二中全会最响亮的声音,无疑是明确提出了“两个务必”重要思想。

也许,毛泽东始终忘不了1945年与黄炎培关于历史周期率的“窑窑对”。耿耿于怀,响震在耳!

几年过去了,中国革命胜利在即。他的心中充满了喜悦,但更多的是沉重。现在,也许他想得最多的已经不是那位拼打了近30年的蒋介石,而是已经去世300多年的李自成。

那一幕悲剧,常令历史老人慨叹唏嘘。

毛泽东在报告中警醒地指出:“……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

接着,他语重心长地向全党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告诫:

“……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打破旧的国家机器不容易,建设新的社会制度更艰难。



征途(综合材料画)

张 卉、申 东作



长 征

第五六九期